



李雪廬老師山水圖

韓相

這篇文章，出處來自道聽途說，時間、事實都可能有不盡完美處；同時既未對李師作過專訪，又未蒙允許爲文發表，別師五年，疏於侍候，今天描寫的，不過是老人的一個影像，而非老人的「行誼」。海內外佛道朋友知師者多，但知之眞容者少，因此，本文的披露，正有你所未見處。

——筆者

（一）抗戰以前出入儒佛因緣

海右此亭古，濟南名士多——這是杜工部的名句。

在歷史上，山東爲「齊魯」之地，孔孟的故鄉，顏曾的產地，中華的春秋文化，輝煌於泗水之濱，發皇於泰山之麓。

在二千五百年前，中國知識份子的菁英盡萃於此。

西元一八九〇年（光緒十六年），農曆十二月七日，李師雪廬，便誕生在老殘遊記作者劉鶚所描寫的山東首邑——所謂「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」的古歷下（濟南）城。

李師，德號炳南，字雪廬，原名李艷，又字實美，幼年出生於詩書世家，飽受清末的經史教育，因爲故鄉臨近孔子的故城曲阜，復受中國儒家文化的極深陶冶，因此，在二十歲以前，中國

的經史子集，卽淵識於心，而李師在中國的古詩領域，尤有精細的造作，杜詩尤湛。待到民國建造，師乃遊刃新學，在濟南畢業於舊制「官立法政學堂」，到二十五歲前後，開始從事公職，在山東各地經歷於「法政」兩界，我所確知的，即是（民國十五年前後）三十七歲左右，曾出任「山東莒縣監獄典獄長」。

李師在莒縣典獄長任內，因接觸到「印光大師」的佛學作品，動念研究，於公務之餘，埋首內典，並與印光大師書信往返，興疑問難，直到豁然貫通，在理性上肯定了佛家全盤思想的地位，在實踐上確定了淨土法門的可行。於民國十五年七月十三日。正式皈依了當時在上海講經的印光大師，此後，生活內容隨之完全改變，嚴格實行素食生活，勵行早晚功課，勤誠念佛，以爲終身行止的方向。

其實當李師少年，時際清末民初，革命風氣初發，中國青年無不受到深刻影響，尤其康有爲、梁啟超、譚嗣同及孫中山先生等之義行遍傳海內外，一種新的思想、新的文化意識形態，浸入了中國青年的內心，因此激起了建立新中國的理想，李師所抱負的正是中國當時青年的同一典型希望。所以才介入了法政界，與同流共趨建設中國法制基礎的旅程。在年輕的李師，意氣風發，

風流倜儻，豪邁不拘小節，朋輩所集，總是美酒千杯，不以爲醉，詩詞聯吟，徹夜而後歸，不以爲足。

事實上，李師少年英銳，精力過於常人，尤以一雙炯灼的、琥珀色的嚴勵而光芒逼人的大眼，常令見者懾伏，在書生論學之壇，輒領導群倫。

李師有驚人的酒量，和驚人的食量，雖身材不梧，但是充滿著浩然之氣。此時，李師是挾著北方男兒的俠風俠骨與中國儒生尊德性道學問的志行。

但是一旦投入佛門，少年俠氣，則完全收斂，化爲一股對佛菩薩皈依禮的虔誠，而銳鋒內蘊，復一洗形式上儒門唯我獨尊的淡薄之華表。至此，李師的人格模式，從皈依印光大師之後，便完全改觀。

皈依大師之後，李師便將工作與學佛列入同等地位，但是，到民國二十年以後，由於聲譽日隆，受聘到南京，出任「中華民國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」，當時有員工近百人的秘書長一職（奉祀官爲孔德成）。

李師大約四十歲左右，携家到南京就職，因此，更有機會到上海向印光大師當面請益了。可是不久抗日戰爭發生，李師便與「奉祀官府」，隨政府同遷重慶——渡過遙遙的八年抗戰歲月。

（二）來台以後台中傳道生活

民國三十八年五月，大陸淪陷，李師於淪陷前半年，民國三十七年冬，與奉祀官孔德成等隨政府機構遷播台灣，並將奉祀官府設於台中市。奉祀官府來台後，即節約編制，秘書長改爲「主任秘書」，另設秘書二人，工友一人。奉祀官府，在台中已有三十四年多，其中人事滄桑，但主任秘書，一直由李師擔任，秘書一人，目前則是出身中興大學中文系的鄭勝陽居士擔任。均爲終身職。

李師到台中之後，起先，因爲精通中國醫學，同時又有中國

醫師執照，因此，亦隨緣爲人看病，以此因緣，不到一兩年，在台中人事較熟，才領導建立「台中佛教蓮社」。筆者個人第一次見到李師，是民國四十年（或四十一年），有一天晚上，到朱斐居士在和平街三十九號樓上的住家兼雜誌社，晚餐之後，由朱居士陪同到蓮社拜謁，看到李師在蓮社領衆做晚課，並繞佛念佛，因爲念佛，僅與師有一面緣，沒有說什麼話。

在爾後十五年（從民國四十年到五十年），因事路經台中，又見兩次，同時又會晤當時出任「台中監獄」任教化課長的唐湘清居士（目前在台北行醫）。

民國四十八年五月，又由花蓮經南迴公路，到台中參加李師率領啓建的「千人傳戒大會」，我是在那裏受「菩薩戒」，並與當時任職農復會企劃處長的顧世淦（法嚴）居士同榻。當時的得戒師是證蓮老和尚。返花蓮之後，並撰寫「受戒續紛錄」一篇交菩提樹分三次發表，受戒後，同時開始「正式素食」。復次，在民國四十九年底，我應朱斐居士之約，再由花蓮到台中編輯李師在菩提樹主答的「佛學問答」，在朱家留住十天，將師的問答編完上下二冊，並寫後記。同時在朱宅與師有較長也較多的談話。

李師在台中三十餘年，連絡佛教道友，以居士身，領導一方道場，先後建立「佛教蓮社、慈光圖書館，慈光幼稚園、菩提醫院、靈山寺道場、霧峰佈教所」，所有講經說法的道友，均由李師傳授方法。當時有十位女士，都成爲日後講經專材，其中有林看治、鄧明香居士，其他八位，已不復記憶。

李師在台中生活，除了住在一間破舊的小屋之外，晚間不接見任何女性居士，平日過午不食，晚間九時後晚課，直到十一時，清晨四時早課，到六時。

白天，李師到「奉祀官府」處理公務，並抽假按擬定時間出席各道場講經法會，或講述各種經論，同時間或講授儒家五經，其中某年，我到台中，有一晚，我在慈光圖書館聽李師的「禮記」，聽講的多數是中學以上的老師、教授與社會人士，坐無虛席

。李師分析入微，精彩謹嚴，一部「死的禮記」透過老人的條分縷析，真是聲聲盡入心底。

李師當時講佛經、講儒典，完全沒有用擴音器，但是師之音量寬厚而堅沉，鏗鏘而悅耳，聽得全場鴉雀無聲，彷彿寂寞無人；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動人道場，更何況，師每入講席，窗外門邊走道盡是聽衆，這還是每週的日常講經說法，至於五年前停辦的「明倫講座」，連續辦了將近十年，每年冬夏，辦理三屆，每屆大專學生約三百多人，李師的「佛學十四講表」，便成爲此後佛門「概論佛學」的基準。大學佛學社團，經常依之複講，成就了自民國五十年以後大多數佛教高級份子的培育之所。我曾於民國六十四年夏天，親送我的孩子弱水到台中參加慈光圖書館「明倫講座」，接受薰陶，並面謁雪師受教。

復次，李師又接受美國沈家楨居士的支持，於（大約）民國六十年辦理「內典研究班」，招收大學畢業學生，研究「內典」四年，授以較高深的佛學理論訓練，重要師資除李師外，還有會性法師、王禮卿、許祖成教授等，後因經費來源而停辦。

李師除在台中講經說法之外，所辦理的佛教機構，所承擔的董事長職務，一至機構成立，步入正軌，便交卸他人。師先後交卸的重要職務最早的有「菩提樹雜誌社長、慈光圖書館長、菩提醫院董事長、佛教蓮社董事長……」

李師在佛家傳道，孔門主任秘書職務之外，三十年來，並受聘於台中地區「中興大學中文系國文、佛學概論教授、中國醫藥學院傷寒論教授、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杜詩教授」，目前仍留東大中文研究教授，講授杜詩。

根據李師「李雪廬老人詩文集」（師八十歲時由門人集印）所收上千首作品，多數在抗戰前後完成結集成書，在中興大學任教時，並印行過「詩學講義」傳授生徒。

師於（大約）民國五十年從舊居遷移到目前的「正氣街九號」，一住二十餘年，其實這間不到十坪的小屋，實在是「一間古

厝」，前面是靜僻的水泥街道，一進門是一間兩三個榻榻米的前廳，純水泥地；進去是僅可容人的四個榻榻米的客室，放幾個書櫥，和幾張舊沙發；後面，是一間四個榻榻米臥室，一張單調的木床，一壁是佛像、供桌，三壁蕭然；再過去，是窄的只可容身的小院，有一個蹲式設備的古老廁所、洗澡間——這是雪公的棲身之所。

凡是師之友人學生，有所供養者，師必以同樣回饋，平日布衣布鞋，平凡、淡薄、嚴謹、虔誠，不愧是身在家、而心出家的大德維摩。

（三）雪廬老師念佛境界

嚴格地說，對雪公老師的過去，我所知甚少。

對佛道上的人，世俗上事，都是葛藤，因此，也沒有去請教老師，最重要的是——我始終沒有因緣在台中多住幾天，更沒有時間陪侍老師幾天。幾幾乎，只是精神上的「默契」；我們佛門的師友，能令我尊敬的，只有真正地「生活行爲與佛法」一致的人；凡是坐而論道，沒有實踐工夫；或間有實踐工夫，而以之作爲名聞利養的工具，我無論如何是無法去親近的。

對雪公老師，從三十年前第一次無言見面，到今天爲止，多次在正氣街九號的請益，書信承沐，尤其是雪師的身教精神，足以令我這一身俗骨爲之起而振翮，李師的學生多如過江之鯽，有成就地位高者，不知凡幾；有道行、成法業者更非我所及。凡社會有損及師之清譽之論，我敢斷言，師皆默然而處。師亦從未以一方大德自詡。「語言」經過流傳，足以造成社會的動亂，何況個人品德節操？因此，我認爲「讒言」應止於佛門之外。

我初見雪師，因爲他專修淨土，但是到今天，我從未看到他手持念珠，像我們這些後生小子，作精進狀，整天念珠不離手，想起來就撥幾下。

我想到「念佛人」有三種境界，彷彿王國維的「人間詞話」所說——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」；這是學

佛初發心精進的第一層境界，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；」這是勘破名利，獻身宏法，實踐大道的第二層境界；「象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！」這才是學佛的第三層境界，到此時，凡聖一時皆泯，動靜語默一如；把自己回歸到「山又是山，水又是水」的局面。

那學佛、講佛而整天不拿念珠的，不必說了，他們是「玩佛」，把佛當作高調，光說不練。

像我們這些整天在紅塵中打滾，但是還沒有忘掉佛號，所以整天念珠纏在手上，也彷彿像一個老修行，其中持念沒有忘了的時間多，祇算是臨時抱佛腳的貨色。

關於那極少數的默默修道者，把佛念得純熟了，把佛號打成一片，嵌入意識，鏤在心版，不再消失了，白天、夢裏，行為語言上不再忘失了，管他有念珠也好，沒念珠也好，反正佛號歷歷在心頭，佛號不離心，心永遠是佛。

對雪廬老師而言，我認定他就是那種工夫的人了。我之認定他有那種「念佛三昧」的工夫，因為我已經過第一段和第二段，這第二段比刀還難過，所以我夢寐以求的第三段不知何時才到來。因此，我彷彿親眼所見，當雪師四十歲到六十歲，這二十年間，必然下過痛切的實踐工夫，把佛號打成了銅牆鐵壁，任何雜音已混不進去了。

爲了什麼，三十年我一直沒有看到他老人家手拿念珠？他的單房也沒有看過；好像他是個老禪和子一樣哪。

（四）願以此文祝福雪公老師福壽無疆

今年冬天農曆十二月七日，雪廬老師，滿九十四歲。

明年是九十五歲，是不是老師像電視上出現九十以上高齡的何應欽、張群這些耆老。行動須要人扶持呢。不是，雪公老師鬚鬚雖然已白，但是精神上全無老態。

雪師平日看報紙，全不要眼鏡，事實是，他全不知眼鏡爲何物！目前，雪師仍然席不暇暖，講經說法，東大講席，蓮社、慈光圖書館三地誨人不倦；「華嚴經」已講了五、六年，預計這部

經要十年才講完。平日，上階梯、走高坡，如有人扶他一把，他總是把扶的手拉掉：「我還沒到那種程度哪！」

有時，我們與老師坐著聊天，他老總是老弟長老弟短，如坐春風。

老師有時也會發脾氣。有一次在蓮社席講經，有人在下面說話，他把教鞭一放，嚴厲地說——「我不講，讓你來講！」那位道友嚇得面如土色，在老師的法席上，從沒有亂烘烘的現象，幾百人的講座，靜悄悄地，事實上，老師的深入經藏，析理入微，三十多年來，法筵之盛，絕非台北任何講席可比。

老師人很清瘦，目光炯炯，聲音宏亮，絕不似一般老人，蒼老龍鐘。

而且，雪師有一口好牙齒，如果有朋友供養果品，儘可送硬的、脆的、咬起來亂蹦牙的，才滿口勁。

雪師，平日飲食極其簡單，多半吃的是糙米、麥麵、黑荳粉，碾和的粉，沖糊爲飯，但食量很少。

老師平日在講經前，準備極其周延，一堂課常常要以六至八個小時來充實內容，在講前不會客，閉門讀書，講時自然如長江大河，辯才無礙。

雪師現在是一個人住在他正氣街的老古厝，隔鄰由學生鄭勝陽居士及鄭居士的姐姐住著，與老師爲鄰，侍候老師起居，也有十多年了。

老師平日絕不言「壽」，九十歲時沒做壽。八十歲時大家發起爲老師壽，結果被老師拒絕，一筆錢移做了出版「專集」的基金，把書印出來了事。

我還是在五年多以前到台中拜見過，這麼多年不見，聽說老師健康如昔，講筵如昔，內心有無限的歡喜，也有無限的懷念。

因爲工作太忙，我想，最近總要去省師一番，藉勵愚魯。這篇文字沒有經老師過目，老師當年交代過，不經老人允許絕不可以寫他的文章，但是今天學生違教了，我覺得老師是一個不平凡的當代大德，在台灣不寫他老人家，誰寫呢？我還想寫老師的「全傳」呢，請老師慈悲吧！